

名人和辫子的故事

由于近些年清宫戏的流行,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,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。在美国,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,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,祖祖辈辈传下来,形成刻板印象了。其实,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,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,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。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,心怀种族歧视之见,说国人的辫子 pigtail(猪尾巴),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,猪尾巴长猪尾巴短地叫,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,一边嚷着,一边伸着手,试图揪一下。清朝最后的十几年,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,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。

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绞了,不长不短的头发,披散在脑后,前面还因为经常剃的缘故是光光的,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。不过这样一来,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,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。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,即使不是公费,父母家人也在国内,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,整个社会,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,人心不稳,控制也不那么严了,但如果真要较真,追究起来,总是有点不妥。于是,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。经过侦查,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,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,于是决定设伏捉奸。俗语道,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。只要惦记着,总能找到机会下手。某天,机会终于来



史海钩沉

张鸣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关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了,姚某被抓了个“现行”,三个好汉一拥而上,邹容抱腰,张继捧头,陈独秀挥剪,只听咔嚓一声,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。结果姚监督丢了官,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,自然也就逼上梁山,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。

打这以后,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,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,隆起一

座富士山,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。风气所及,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,不过,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,倒是将剪辫子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。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,到日本没几天,就把带来的学费、生活费连同回去的路费统统花了个精光,然后问老子要钱。老子闻后大怒,不给。儿子又来一信: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!端方虽是满人官僚的开明派,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。这样一来,剪辫子的“不良风气”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。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,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,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。可是,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,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,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。没有办法,只好变通,允许“海归”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,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,生意奇好。鲁迅回国的时候,也买了一条假辫子,可是那些冬烘先生,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,研究辫子的真伪,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,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。——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。其他回国的“海归”,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,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,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。

座富士山,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。风气所及,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,不过,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,倒是将剪辫子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。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,到日本没几天,就把带来的学费、生活费连同回去的路费统统花了个精光,然后问老子要钱。老子闻后大怒,不给。儿子又来一信: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!端方虽是满人官僚的开明派,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。这样一来,剪辫子的“不良风气”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。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,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,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。可是,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,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,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。没有办法,只好变通,允许“海归”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,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,生意奇好。鲁迅回国的时候,也买了一条假辫子,可是那些冬烘先生,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,研究辫子的真伪,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,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。——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。其他回国的“海归”,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,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,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。

反抗

大地震之后,从中学二年级将近结束时开始,我成了桀骜不驯的淘气鬼。

京华中学校舍被烧掉了,只好临时借用牛道区神乐坂附近的物理学校的校舍。我们同一年级的四个班全挤在大礼堂里一起上课。我的座位离讲台很远,上课时不停地淘气。一年之后,在白山附近新建的校舍落成。在大礼堂上课时养成的习惯,不仅没因迁进新校舍而稍微收敛,反而愈演愈烈了。

上化学课时学过炸药的化学成分,我就在实验室里把炸药装满啤酒瓶子,把它放在讲台上。化学老师听说瓶里装的是炸药,吓得面无人色,战战兢兢地捧着它扔进校园的水池里。那啤酒瓶大概直到今天依然睡在京华中学水池的水底吧。

我们班里有个同学是数学老师的儿子,但是他的数学很糟。考数学的时候,我估计他父亲很可能把考题告诉了儿子,就召集同道把那家伙引到学校后院,逼他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开头他决不上吐口,最后只好可怜巴巴地如实招供,把考题全都说了。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,我就把考题告诉了全班同学。结果,这次考试大家全都得了满分。这样一来,那位老师当然觉得可疑。当老师逼着儿子说出实情,儿子无奈只好实说,结果决定重考。这次老师的儿子不及格,我的分数也没有及格。

中学三年级快要结束时,中学也开始实行军训。我们学校派来的教官是现役陆军上尉。可我和这位上尉的关系始终不洽。我们之间之所



人物传记

「巨」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以关系不好,是因为我干了这样一件事。

有一天,一位淘气的伙伴给我看一个罐头盒,原来里面装满了火药。那火药是把训练射击用的子弹弹头拔掉倒出来的。他说,把它砸一下,就会发出极大的响声,遗憾的是找不到有那么大胆的人砸它。我说,你砸不就完了吗?他说:“我也没那个胆子。黑泽,你砸一下怎么样?”他这么一说,我要是发怵不干,那面子上不大好看,我就答应我干。



悬疑小说

那多著

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,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。为了洗脱罪名,他从看守所中逃出,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,慢慢接近真相。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,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……

许多人看见的,在太平洋翡翠号游泳池里发生的那场冲突,和杨宏民差点打起来的,是另一个那多吗?”

我愤怒地站起来大声说道:“你在玩文字游戏,警官先生。我指的是在这场旅行前,从来没见过杨宏民这个人。难道你打算以这样的把戏来给我定罪吗?”

警察的眉毛挑了挑,好像对我的反应略有些意外。“匕首上的指纹鉴定上午已完成了,你的指纹很清楚地印在上面。”

“那是当然的,不知怎么回事匕首到了我的手里,有我的指纹没什么好奇怪的。”

“你没明白我的意思,凶器上只有一个叫那多的记者的指纹,而没有什么另一个凶手的指纹。凶手只有一个,那就是那多!”中年警察声色俱厉,狠狠地捶了一记桌子,把桌上的茶杯震得跳了跳。

“只有……我的指纹?那肯定是真正的凶手戴了手套。”我定了定神道。

“哦?”中年警察冷笑道,“这么说来,所有人都在宴会厅里,你独自一人跑到甲板上是突然想吹吹海风,还是专程前去发现一个谋杀现场?”

“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,让我到甲板上去,说会有改变我命运的东西。看来是有人要栽赃给我。”

“谁给你的纸条?”“不知道,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空酒杯里。”

“那么纸条呢?”我无言以对,许久才回答:“掉了。”

“的确是掉了,我记不清看了纸条之后,是捏在掌心,还是顺手放进裤袋里。不管是哪一种,现在它已不在我身上,肯定是保安把它上来时,掉在甲板上,早被扫进海里。”

笑笑失踪了

刘再进已经不在,他和那两个服务员都趁乱回了店。只有烧饼还站在那里。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,她一下子变得没了一点主意,她的手红红的,她的脸红红的,她站了一会儿,忽然一屁股坐在了那里,但她没有哭,她坐了一会儿,她是没一点主意。后来,她又出现在毕建国的小店里,她浑身的汗都要把她自己打湿了,她身上的烧饼味已经汹涌澎湃了。

“你怎么又回来了。”毕建国看看烧饼的身后,“这么说,你把你女儿成功地送给刘再进了?”

烧饼的哭声是这时突然爆发的。“没人要笑笑,到时候还不是我一个人受苦!天杀的刘再进!王八蛋!”烧饼哭着说笑笑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,她看见她亲爸就像看到了狼,她还说董文明是他的亲爸,可董文明就是不要她这个女儿!

“你别用这么大的声音哭。”毕建国发现有人在朝这边看了,而且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。

“你小点声哭。”毕建国又说。

“我快被她害死了!”烧饼继续哭,她是伤心极了,她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欠了她什么,为什么是她偏偏爬到了我的肚子里来?”

“找找去吧。”毕建国小声说。

“找她干啥?她跑到天边才好。”烧饼大声说,她卖烧饼的时候就是这种大嗓门儿。

毕建国不敢再说什么了,他知道他越说烧饼的哭声就会越响亮。

天黑之后,烧饼的哭声



家庭小说

王祥夫著

小说月报杂志友情推荐

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,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。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,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,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。这时,笑笑不见了,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。十五岁的笑笑,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……

终于偃旗息鼓了,毕建国才又小声对烧饼说最好是出去找找,要是出点事就不好了,外边天已经黑了。

“她有两个爸,让她随便去找哪个好啦!”烧饼说。

“要不,我先带你去吃点儿饭?”毕建国又小声说,但他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。

烧饼一下子掐住了他,烧饼说我知道你这样对我好是什么意思,“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!”

又一个多星期过去了,董老师的心里是越来越空空

落落,他前不久是上下班都要绕一段路,绕过西门外那个十字路口,因为他老婆的烧饼摊就在那里,这样一来,他骑车子就要从南街那一带过来。绕好大一个圈子才能回到自己的家里。董老师那两天总是在门口的小面馆里吃饭,或者是买两个刚出笼的馒头,再买一块猪头肉夹在里边就是一顿饭。天气已经热了起来,但就是没有雨。董老师不知道烧饼和笑笑现在在什么地方。这几天他已经不迷路了,他知道笑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到学校上课了,这让他心里很慌。

摆在门外的那些家具现在布满了灰尘,这让他很后悔当时的举动。董老师现在有些沉不住气了,他那天已经悄悄问过笑笑的舅舅了,知道烧饼和笑笑都不在他那里,董老师还悄悄问过烧饼的妹妹,因为董老师帮助过烧饼的妹妹,就是帮她妹妹的小孩儿进了一个好学校,所以烧饼的妹妹一直都很感谢董老师。烧饼的亲戚们都说没有见到笑笑和烧饼,这就更让董老师着急。

那天,董老师还硬着头皮去了一趟烧饼卖烧饼的地方,但他不必硬着头皮,他就是软着头皮也没事,烧饼的烧饼摊子已经停了,但那个炉子还在那里,只是不知道被谁给推倒了,烧饼炉子在那里侧躺着,像是在那里睡觉。有人看见董老师在那里一个人“吭哧、吭哧”地扶那个烧饼炉子,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那铁皮大泥炉子扶了起来。这时有人站在一边跟他开起了玩笑,说董老师是不是也要学着卖烧饼?

董老师的脸红红的,没说话。

凶器上只有那多的指纹

广州一个看守所。“喏。”纸和笔从门开开的窗里递进来,“好好想想该怎么写。”

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,我曾想打给父母,但很快否定了。想来想去,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,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。我在纸上吐口,和梁应物的同学关系,他的大学讲师身份,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。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。

半小时后,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。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。“是我,是我,那多!”电话接通的那刻,两日来的惊心动魄一齐涌上心头,身处这步田地,一时百感交集,不禁语塞。

我镇定了一下情绪,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梁应物。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,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,被关在广州,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。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,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,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,并没有过激的反应。

估算着快到时间,我又想起一个人,对梁应物说:“上海市公安局特事处的郭栋和我有些交情,你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形,看看他有没有办法。”

在警察的示意下,我匆匆结束通话,梁应物最后说了三个字:你放心。

打了这个电话,我多少放松一些,梁应物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强援,X机构虽是不公开的官方组织,但他们在研究各类怪异事件的同时,也不可避免地会和各种各样的势力体系打交道,梁应物作为颇受器重的研究员,他的能量绝对要比普通政府官员强得多。而郭

栋,去年底我和他合作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,他本身是公安系统的人,处理我的事情要更便利些。

在审讯室里等我的是个中年警察,虎着脸,面目阴沉。“人不是我杀的。”我抢先对他说。“姓名?”“那多。”我叹了口气回答。

“职业?”“上海晨星报社记者。”

“你以前认识死者杨宏民吗?”“不认识。”

“你那么肯定你和死者没关系,也不认识他,那么有